

四部叢刊

堯峰文鈔二

Z121/070:1 (27)

277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870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堯峰文鈔

二

無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文集卷十三至卷四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七六—二七七）

堯峰文鈔（二冊）

清汪琬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浦江印刷廠印刷

1989年3月

堯峯文鈔卷十三

門人侯官林佶編

誌銘三 共五首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吾吳有隱逸之君子三人焉曰彭先生諱行先字務敏一字貽令與其友鄭舉人士敬金秀才俊明年齒畧相若雖未及從宦顧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士大夫三人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討論文史揚扅翰墨杯酒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以為神仙中人也既而鄭金兩先生相繼物故獨先生巋然老壽以是尤著聲望故尚書睢州湯公嘗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先生以為重先生稱老病固辭及湯公還朝入見天子下訪吾吳人物公即首舉先生姓名以對他若總督潼川王公學使者吉水李公亦悉遣使齎書幣候問起居不絕然先生率引分瑟縮不敢輕往報謁也於是先生之從子瓏瓏之子祭酒定求相踵取進士祭酒

既以第一人及第最後先生之孤孫編修寧求復以及第第三人入翰林家門鼎貴賀者填里閭先生顧愀然曰吾家遭遇若此吾子姓其何以圖報益恂恂退讓日夕鍵戶悉謝賓客干請間出游城市布袍屨屨以一老蒼頭自隨絕不盛軒輿僉從相銜鬻也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日以疾終於家是歲某月日將葬諸孤以祭酒所撰事狀授琬曰願為銘琬按彭之先故居臨江自明初以義旅歸附隸籍蘇州衛遂家長洲踰數傳而有諱時者隱居不仕以大耄終於先生為曾王父生嘉靖辛酉舉人天秩天秩生先生之考萬曆丙辰進士汝諧釋褐甫逾月而客終京邸先生年未弱冠隨伯兄蒲伏數千里護其喪歸哀毀無不中節識者稱其為遠大之器既補諸生所師友悉知名士磨礪浸灌發為文章銳欲借科第自奮而會友人以場屋事被訐其人與先生雅故陰援先生為左證異以解免而先生實不之知也遂牽連見褫或諷先生訟諸官

先生歎曰功名細事耳柰何隕人家聲俾蒙玷辱乎乃走京師上書闕下以自雪然始終未嘗歸獄其友也有旨還先生於學宮士大夫咸以為異數而滋推先生長者先生既坎壈摧抑自是亦不復思奮於舉子業矣明季用拔貢生謁選考授知縣見國事浸以不支竟棄官還隱故里教授生徒藉以自給者逾四十年編修所由成名者亦先生親訓督之使然也先生內行完潔事兄若嫂以敬育兄之遺孤子以恩當昆季晰產所晰有無厚薄槩置不訾省與人交醇謹無他腸雅善書法暇即簾閣據几力撫晉唐諸家莫不酷似貧不能購書數借人書手自校讐繕錄日課數十字錯置巾衍中時時繙閱不倦尤習前明典故每對知交必據故家遺老流風佚事娓娓抵掌以為常疾將革預尅期日屏去食飲湯藥至期脩然而逝春秋九十有二明亡以來吾吳之逸民未有康寧壽耆高朗令終如先生者也先生歿而老成之典型於是乎凋落殆

盡矣當先生之年六十餘也躬營壽藏於東吳鄉祀字圩之原乞鄭先生誌其墳而金先生書之於石誌中述先生之言以為持情必平處物必恕加恩於人所不知施德於衆所不報其自叙云爾知先生者謂之實錄云娶顧孺人先先生卒春秋七十有七已前葬矣至是諸孤奉先生柩合焉子六人三男三女曰珮府學生曰璜早卒贈翰林院編修曰球長洲學生壻曰諸生陸嘗吉曰朱有孝曰諸生程棟孫十一人曰予繡予綬寧求實求宏求志求思對廣益思光思毅錫光寧求為康熙壬戌科進士第三人官編修宏求為府學生孫女六人曾孫男女十有五人先生長於琬二十餘歲琬之少也猶及見鄭先生顧以久宦京師不及從之游金先生之歿且葬也則琬為之銘至於先生由進士公而下與汪氏講通門之好者凡四世矣況以先生之名德尤為琬所敬事此太史公所謂欣慕執鞭者也後生晚進幸得以文字受先生役其何敢辭

故遂諾諸孤之請銘曰

彭之始兮鼻祖鏗維老壽兮汜今傳遠苗裔兮超其先猗先生兮
名德全文若獻兮儀後賢福曰五兮躬有四雖不富兮非所異子
之子兮登貴仕身則尊兮德彌懿儼宿儒兮與寒士甘寂寞兮鎮
浮譁善之積兮慶靡涯制書褒兮光且華竚寵錫兮來天家徵
斯刺兮知非夸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故兵科給事中吳公既歿之十有一年諸子卜葬於長洲金鷺鄉
之誠字圩又十有一年其配顧孺人卒越明年諸子將奉其柩與
公合兆公之葬也未及具石以銘至是持某所撰行狀問銘於琬
琬之祖妣湯太君視孺人為姪孺人蓋琬重表姑也吳汪又有通
家之好公季子又從琬游故琬不得辭按吳之譜曰周太伯後裔
由泰伯至今二千餘年屢徙不離於吳大王父滔贈襄陽知縣王

父之佳以進士累官都給事中萬曆中與同官合疏請豫教皇太子忤旨削籍歿贈太僕少卿父承科以公貴贈戶科給事中公諱适字幼洪晚值明亡自稱南國廢人早歲敏妙下筆成文章贈翁器之曰此兒頗類乃祖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推官以卓異徵甫去任而弘光主南渡入除戶科給事中內閣馬士英遣人致殷勤於公公弗報也於是士英擅政力援逆案中阮大鍼使掌樞柄共招致羣小謀盡逐東林黨人而武臣如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之屬皆與表裏相唱和尚書張公愼言爭之不能得引疾去閣臣姜公曰廣都御史劉公宗周復相繼去公意憤激極言老臣淪弃可惜因請申明祖制以清議專歸言官不報未幾公兼辦吏科事趙之龍疏薦前少卿陳爾翼爾翼亦在逆案中得旨起用公業鈔駁之矣之龍復疏辨公遂彈之龍畧謂祖制惟科臣與司封駁未聞以勲爵參者爾翼嘗稱魏忠賢用命而薦崔呈秀為

本兵夫以諂魏逆者為公道假魏逆而在亦必昭雪而後可以薦
崔逆者為公道假崔逆而在亦必推用而後可若一經勳臣條列
無論是否即登啓事則科臣封駁與銓臣甄別俱可罷而不設是
悖旨自雄而弁髦故制也疏入羣小恨公刺骨其明年進兵科右
而總兵官寧南侯左良玉方與馬阮交惡舉兵焚武昌以叛以清
君側為名初公之在衢也蔡奕琛嘗以賁緣事發覺上官檄公偕
他推官會勘公執法無所屈奕琛坐是得罪南渡初召為吏部右
侍郎或勸公往謝公故不往奕琛深銜公及居內閣思因事中傷
之公疏薦侍郎楊鶚可仍撫荆襄且言鶚與鎮臣良玉忤慨同仇
共矢夾輔云云奕琛摘其語票旨嚴加詰責已而良玉兵起即暴
死軍中其子夢庚代將連艘二百餘里破九江安慶諸府京師未
知良玉之死也中外大震九卿諸御史爭上疏請討良玉科中公
疏獨中止不果上羣小益疑出公意會士英遣私人方國安統兵

往禦良玉於江中國安顧焚銅陵掠南陵所至人皆嬰城固守公
訶知之中夜起草疏劾國安罪當斬并及鎮臣牟文綬劫掠狀或
沮公曰君休矣言之何益直促禍耳不聽奕琛果稟旨責公沮撓
國安軍又自露章劾公誣以黨逆下錦衣衛獄羣小必欲殺公以
快故憾御史張孫振遂言公東林後勁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
誅獄由是益急公亦自分必死纔逾月南京失守始脫身歸奉其
母徐太孺人避地邨舍中 皇清順治三年巡按御史用地方人
材薦非公志也不得已遷延行至中途而返凡杜門却掃者十有
七年太孺人壽終哀毀骨立以不勝喪卒享年五十公為人公廉
強直在科中僅數月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宗社存亡東南利病
至於是非尤激切言之不肯媵嘖散取合權要故深為小人
所忌其得不死者幸矣雖然公即死亦何愧之有彼小人者豈
遂能不死哉配申氏贈孺人再室以顧氏封孺人其先有太僕卿

諱存仁者世宗朝為名諫官即顧孺人高祖也孺人自公諸生時故以勤儉佐公起其家公方下獄合門駭懼孺人握手戒家人勿令太孺人知晨夕拭淚定省無幾微見顏面蓋其孝謹類此公之既歿能力持家政而縱諸子於學俾皆致有成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人瞻康熙癸丑科進士誦殤詵廩例太學生謚乙卯科順天舉人誦太學生即從琬游者也女五人長適諸生申岳來次適申祖琦次殤次適候補中書舍人錢廷欽次適貢生李綿初孫男十一人女四人曾孫男女若干人長女申出也申孺人前從葬贈翁墓左故不祔公與其祖太僕公後先俱以直言顯名又俱以諫官終符贈翁之言吳人謂贈翁知子云銘曰

善覘國者覘人有無苟無人焉其國將墟明之季世蠅營蜩沸肆言鉤黨清流喪氣公也侃侃枝之梧之棟榱崩折勢莫能支幅巾布袍言旋三徑訖為遺老名高節勁浮圖雙峙野水環流宰木鬱

蒼公歸斯丘乘雲駕霓風雨下上公靈儼然百世所仰

貞憲先生墓誌銘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為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蓋以貞憲易先生名衆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為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曆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啓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

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菴黃先生之門並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為陶菴所引重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瀨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衆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天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瀨亡命惟先生左耳顧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殞殮次拊孤寡蓋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瀨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誅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瀨踪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乘間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

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已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為小友晚而定交於予予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為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為宗以為讀孟子而悅然悟其所以為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

之汨汨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闔隨吾
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
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譌體而極之自得以為苟自得之
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
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
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蓋自陶菴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
得師傳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
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女
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崇縣學生次萊
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
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雷霆晦冥轟擊條
馬止霽雲激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

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汔於潛蟄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侯記原墓誌銘

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曾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冢子鉅園府君與通政公幼子澣適在他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名捕澣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澣以逃達於支硎之中峯訖言追者將至澣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立遣澣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腰間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澣姓名於衣襟殆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洄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盍留故衣水次倘有追者當以示之給令求尸水中耳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僧難君髮更其名一正授以盞曰汝勿留此吾誓不汝泄也復至